



溪下水库万安桥

今年的春天，颇为反常地干旱了一段时间。阳光持续明媚，宁波的大小水库蓄水量普遍下降得厉害。“既伤摇落，弥嗟变衰”，事物走到临界点，否极泰来之前，往往有些意料不到的现象。

水底的桥，就属于这一类重见天日的传说和传奇。

二月底的午后，寻找海曙区横街镇的万安桥，绕着溪下水库逢人问路，踌躇地绕了一大圈，终于在堤坝远远的那一头用无人机发现了她。

桥曾经坐落的芝溪岙村，15年之前已经整村迁建。别离以后，仿佛受人拜托，桥勇敢地沉入水，与以往的痕迹一起隔绝空气，留守在波光深处的昏昏冥冥。身边，漫底的水草在漾漾拨弄鱼儿，过着百无聊赖和安静的生活。

桥的东头抵着一块山脚，旧称“荷花岩子”，所以这座桥又被习惯性地叫作“荷花桥”。据说，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的“凤岙市”，是鄞西最繁华的市集之一。从樟村方向前来赶集的乡民，先是翻过毛岙岭，必然行经此桥，然后越过古洞桥、庄家溪



万安桥

桥，再爬过藤岭，一路淙淙溪吟，竹荫翻浪，最终抵达目的地。

风雨中饱尝行路踟蹰的人，对于桥的跨越水流沟壑而成捷径，从而避免前途不知长短地迂回，想必有着别样的感激和寄托。所以，架桥铺路，自古以来就是公认的无量

功德。

以“安”字为桥命名，代表着对于建筑稳固的初心企盼。据说，“永安”“万安”作为终极和无限的祝愿目标，以此命名的桥的数量和分布最为突出，以此入题的古诗词亦散见于辞籍。

水底的桥

朱海华



甩洞桥



申坎头水库甩洞桥

站在堤坝上用望远镜看去，宁海县越溪乡申坎头水库的水面上，竟然有一群鸳鸯，旁边游弋着几只乌溜溜的水鸟，不知是长住越冬还是北归路途中的歇脚。

无人机掠过干涸得已经漫生草茎的土地，在山丘的背后，找到了曾经长年湮没水底的甩洞桥。

她长得小巧玲珑，单孔拱面用条状券石拼接，其余皆为不规则的石头和鹅卵石充盈，看不到任何黏合、固定的材料或者是装置。水上和水下的日子，逐渐消蚀剥落容颜肌骨，桥面已然单薄得露出疮孔，有的石块甚至可以用手抽离出来，愈发感觉足下摇摇欲坠，怯得令人不敢再往前走对岸去，唯恐把桥踩塌了造孽。从拱洞里仰望，天光从缝隙无力地流淌进来，用手暗暗抚压石块，吃劲的部分咬合得似乎还挺结实。

惊诧于这么简约原始的建筑手法，看似稀松却又恒久地继续存在。回去之后查了相关资料，乱石拱桥，业界辞书里这样定义：“完全用不规则的乱石或卵石干砌的拱桥，是中国石拱桥中大胆杰出的作品。”

甩洞桥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命名典故。“甩”字，本义为弯曲的柄，指代桥体的弯曲。据说，这个桥原是宁海到越溪官道必经之桥，建造年代不详，1981年申坎头水库建成蓄水时淹没。



梅溪水库磬裁桥



磬裁桥

这座桥位于梅溪水库的塘溪童村段，桥长30余米，四墩五孔。空中俯瞰，山水间渺渺不显其彰，临近仰止却又不失一段壮阔。1993年水库建成之后，桥隐没于水，激湍深处偶露峥嵘，常常吸引着回望的目光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后面的些许跟进，又浮现出了沉寂久远的传奇和嗟叹。

单是这座桥曾经的死生无常，身上就刻烙了许多厚重的印痕。

她原名东庆桥，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，因方位处于宝庆庙之东而得名，后来毁于梅溪春汛的洪水。

1913年，童村的童梅芳先生（生物学家童第周的父亲），联合13位乡绅筹款建桥、亭及附属道路。

1916年，山洪毁之。

1919年，童梅芳先生牵头再建。

1920年，山洪再毁之。

第四次重建此桥，陈磬裁先生将其纳入捐建故乡“十桥十亭”范围。1921年12月开建，1922年6月完工，专业性地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，走出了传统建材抗灾牢固性不济的怪圈。

为了感谢先生单独出资建造的善举，又因是其所捐建的第三座桥，童村人改东庆桥名为“磬裁桥”，或称“磬裁第三桥”。1922年9月，当地专门为桥举办了落成典礼，书法家钱罕书写了桥名，书法家沙孟海撰写了在仪式上宣读的告文。百年之前，想必亦是一桩斯文轶事。



陈磬裁先生在姜山家乡村居门楼尚存，两座拜占廷式的凉亭分外醒目，亭顶各立一只白鹤，乡间称其为“白鹤楼”。

推荐榜



龚国荣

17年前，一次难忘的跨国诉讼



今年10月27日是侵华日军“731”细菌战宁波鼠疫受害者81周年祭日。这让我想起2004年10月，赴日本的一次难忘的跨国诉讼。这也是我摄影46年的唯一一次跨国采访。



甬尚影话

秋荷之美，不在花与叶，不在形与色……



小山

自是花中第一流



柴隆

国泰街1995

这样的一条仿古商业街，当年在浙江省内独一无二，全国少有，当时杭州“河坊街”还住满居民，几年后方始动工改造。



庸星

拓荒台湾文化第一人

每年10月29日前后，海曙石碛都会举行各种仪式，纪念当地一位叫沈光文的乡贤。